

蘇聯英雄



蘇聯英雄

赤司
英雄——總等射子——

13
16

大津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一九四六年

6
 蘇聯英雄
 書店

光華書店



蘇聯英雄

斯莫連赤可夫

大連中蘇友誼會出版

定價

民國卅

10: 35

日

四班

斯 莫 連 蘇 陀 夫

——超 等 射 手

集禮農莊底倉庫後邊有一道凹地。暖春的雪水流到這裏形成了一條銀色小溪。溪水沿着凹地蜿蜒流去，流過一塊巨大的花崗石，瀑布似的傾瀉到一條小河裏去了。兩岸都是廣闊碧綠的草地。青草又嫩又高，一股清香氣味。老牧人奧列斯每天早晨在那裏，吹着自製的笛子，凝神沈思地望着清晨那微紅而碧藍的天空。鳥兒一聽到他的笛聲竟停止了歌唱。他時而吹着快樂的歌曲，時而又吹起嫵媚的悲調。一個十二三歲頭髮淡黃的牧童坐在老牧人跟前，默然靜聽，一直聽到這位爺爺吹完，把笛子裝進衣袋中為止。然後就照例談起話來。

——爺爺，你看見過莫斯科麼？

不錯，我看見過。莫斯科是很大的。

——比莫吉列沃還大些麼？——小孩帶着不相信的神氣問。

——哦，當然要大得多！比十五個莫吉列沃還要大哩。

——莫斯科什麼樣子呢？

奧列斯爺爺把莫斯科的故事重新說給他聽。小孩默然坐着，聽得心醉神往。

——你在想什麼？

——什麼也沒想，爺爺…在莫斯科一定是很好的。哦，那裏有那樣大的工廠！在莫吉列沃也蓋一個這樣大的工廠就好了。爺爺，我想，要蓋一個這大的工廠，什麼都會做：拖拉機，各樣機器，大炮，步槍，也會做針，一切東西都會做！只是恐怕在莫吉列沃找不到蓋這樣大工廠的地方。

——哦，還怕沒有地方麼！別洛露西亞大得很，從這邊走到那邊要走很多日子哩。

——有多麼大？比莫斯科還大麼？

爺爺沉思起來，沒有作聲。這或者是他不願意打破他所說出的廣大莫斯科底模樣，或者是恐怕經他這一比擬而把別洛露西亞不是比大就是比小了，於是他就沒有回答小孩的問題。

太陽升高了。露水都晒乾了，天氣漸漸燥熱起來。爺爺站起身來，走進蔭涼的小樹林中去了。小孩依然躺

在原地。他仰望着天空，默思着那種甚至在莫吉列沃城中都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得下的巨型大工廠。經過一點鐘左右，忽然聽見灰色捲毛狗驚叫起來。牠沿着草地跑來跑去，把羊羣趕攏到一塊。牧童猛然跳起身來向林邊一看。只見一隻灰色的瘦狼夾着尾巴，兩目炯炯，其勢兇兇向着一隻落羣的綿羊撲來。牧童在剎那間嚇得心中亂跳，然後又壯起了胆量。他跑到爺爺跟前，拿起獵槍，就向前飛跑，去打那個狼。爺爺跑在後邊，追不上他，一面跑一面抽得長鞭子乒乓的響。捲毛狗跑在前面，狂吠之聲震遍了田野。惡狼龇牙瞪眼，準備拚命撕殺。但是，此刻牧童放了一槍，只聽叫了一聲。惡狼倒地，躺下不動了。爺爺對着狼看了半天，然後摸摸小孩底淡黃頭髮說道：

——費沃多西，你的眼力真好。你定會成一個很好…好的獵人，——爺爺拖長聲音特別表示他的興奮心情。

牧童羞怯的微微一笑。他不是第一次才放槍。幼年的費沃多西往往同他父親阿爾特莫、斯莫連赤可夫出外打獵。

他們每逢大雪初降，就到森林中去打獵。整天在森林中東走西奔，而到夜晚就宿在森林中，天剛一亮。又去尋蹤追跡，獵取野獸。他往往引起父親的驚奇。他看

得很遠，動作謹慎，從不空放子彈。每逢打獵順利，父親總是誇獎兒子的功勞。

光陰一月一月的渡過了。到夏天，費沃多西就去牧羊，他與這位通曉天下事的老牧人的友愛關係日益親密了。他最愛聽老牧人說故事。到冬天，費沃多西就入學讀書，每逢星期日便同父親出外打獵。他走遍了附近各地。他留戀了森林、田野，甚至連那些發臭的窪地，他都喜歡。他除了莫吉列沃城之外，雖然還沒看見過別的地方，但是他却誠心誠意地喜愛離城遙遠的一切地方，整個國家。

有一次，費沃多西聽見爺爺吹着悲哀的調子，便問道：

——爺爺，為什麼你吹得這麼悲哀呢？莫非你不快活麼？你在世界上該看見過多少東西啊！

爺爺撫抱着他，說道：

——費沃多西，你還小哩，那兒懂得。我一吹悲調，就像做夢一樣想起了過去的生活。使我悲傷的，就是當我像你這樣歲數的時候，我是沒有享過快樂的，現在老了，才享到真正的幸福。——爺爺說完後，又拿起笛子吹了一會。

當年開春很早，天氣暖和。費沃多西已經獨立牧牛羊了，他牧的牛羊約有四百隻。集體農民們都很滿意他

的工作。牛羊都吃得很飽，按時飲水，不受一點委屈。但是費沃多西仍和從前一樣，愛和爺爺坐在一塊問長問短，把自己的心思告訴他。

——爺爺，若是我經過莫吉列沃到莫斯科去，你看好不好呢？我到那裏去學蓋工廠，學會了回來，也蓋一座像莫斯科城裏那樣的大工廠。

爺爺微微一笑。他早已知道費沃多西總想着建築一個造大機器和縫衣針以及其他一切東西的大工廠的心情。

——你的心思很好，你既然打好了主意，就要去作。去向你父親要求，他若不答應你，你也不要放鬆。

費沃多西熱烈的幻想着將來的美滿生活。他儼然成了一個大建築家，——這是他向來所未懷疑過的，從小就相信自己的力量，——站在建築架上用磚垛牆。眼望着成十，成百，成千的磚垛砌成了高聳入雲的牆壁。而後把機器運來，工廠就忙碌着工作，一批一批的拖拉機、汽車等等從工廠門裏開出去。

一個寂靜和煦的春天，他背着行囊沿着村外的大路走去。前面是一片別洛露西亞祖國底田野，遙遠的天際有一片碧綠的松林，蜿蜒曲折蔓延到鄰村。費沃多西很想到城中去找到他還未經過的而當然是非常新穎的生活，不過他總覺得有些難過，這是離開家鄉出外時人之常情。

在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看來任何一個城市都會覺得美麗雅觀。列寧格勒城當然是更加美麗的。斯莫連亦可夫所最驚奇的就是那些壯麗的樓房。這些銀灰色的巍峨樓房，就像一個鑄成的整體，永久不會壞的，很難想到這些樓房也像費沃多西兒童時代所看見的集體農莊蓋馬廄一樣，是用一石一磚所砌成的。

費沃多西每天夜間還是和從前一樣，幻想着到家鄉去建築這樣大的樓房，而在莫吉列沃城則建築一座巨大工廠。他進到工藝學校學習，不久就在國際大街上開始了建築新樓房的工作。老磚瓦匠教他學手藝，而這位能幹的青年很快就精通了本行手藝的秘訣了。經過一年，斯莫連亦可夫就帶着粗布的圍裙，捲起袖口，站在建築架上工作起來。他已成了熟練的磚瓦匠，成了本行的匠師。在很高的地方向下看，只見像玩具般的電車飛馳着，像螞蟻般的人們在街上往來不斷，像甲虫般的汽車飛駛過去。費沃多西往下望望，就覺得非常興奮。他站在城市上邊好像勝利者一般。建築工程已告完竣：這是他親手築成的真正樓房，也如同列寧格拉城中其他樓房一樣巨大、堅固和完整。

現在他又想起將來了，想起學習的問題了。斯莫連赤可夫準備到秋天進建築學校去學習。

戰事破壞了斯莫連赤可夫的整個計劃。當他聽到了莫洛托夫的講演，看見戰士們一隊一隊唱着歌曲開赴前線的情形，他就想與他們一齊去勇敢殺敵，獲得勝利。

…爲祖國而戰，爲斯大林而戰…

這個歌聲傳遍了全城，紅軍戰士們唱着這個歌，站在播音機跟前聽最後消息的人羣也唱着這個歌。

斯莫連赤可夫到了軍事委員會，結果大失所望。

「你還年輕，不要着急」，軍事委員會的長官笑道，「任憑你怎樣的要求，也是無濟於事。」

七月初旬，城裏開始了編制人民志願軍，而斯莫連赤可夫也未能馬上投到那裏去。因爲建築公司不解放他的工作。最後，他才加入了志願軍。他同其他的青年一樣，也是幻想着驚人的撕殺和驃騎搏鬥的情形，幻想着肉搏戰鬥和可歌可頌的英勇事跡。然而生活總是不憫惜人們的幻想的。起初，斯莫連赤可夫被派到廚房中當值日，因爲他偶然表現了作飯的本領，於是長官就派他當廚子。戰士們向斯莫連赤可夫開玩笑說道：

米飯真好吃！一看就知道是有三十年經驗的老廚師做的。

斯莫連赤可夫聽了一言不發，只是心裏在詛咒可恨的米飯，可是他向來無論作任何事情都要作好，於是次日煮的米飯更加好吃了。他想到他在軍隊中的運氣真不好，但又堅決相信，總會有出頭的日子。

三

晝長夜短的時日快完了。人民志願軍這一團人出發開赴前線。斯莫連赤可夫坐在兩輪的行軍爐灶車上，震得身子亂晃，羨慕的望着戰士們。可是又自己安慰自己，想着早晚總有一天，他也會持槍臨陣殺敵的，到那時人們就會知道，他是如何英勇的戰士，再不會派他當伙頭軍了。

戰士們沿着列寧格拉省底村鎮走了一整天。沿途遇見集體農莊的牛羊絡繹不斷的趕過去。集體農民們默然垂頭走着。斯莫連赤可夫看見了農民們嚴肅的怒容。他深知，他們拋家離業的痛苦，在他們的沈默神色中所含蓄的苦衷。誓必為這些人復仇，為祖國的領土遭受破壞復仇，這種熱情就在他的心中沸騰起來了。

第三天該團就參加作戰了。空中充滿了煙氣和火藥氣味。大砲的轟鳴，坦克的響聲，機關槍的噠噠聲，開

始震懾了斯莫連赤可夫。但不久，他就感覺到，再不能在廚房中坐下去了。他爬過一塊岩地，爬到森林中，不讓暴露自己，很小心的到陣地前緣去了。他從樹叢後邊看見一些被擊毀的坦克，倒下的松樹，和很深的彈坑。有些傷兵躺在地上，鮮血染紅了芳香的綠草。斯莫連赤可夫聽見身後有人叫他：

——小弟弟給點水喝吧，我快死了…

斯莫連赤可夫爬到受傷者的跟前。這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工人，他的胸膛被開花子彈穿透了，他已奄奄待斃，但他那碧晶晶的眼睛滿是希望的看着斯莫連赤可夫，又望着炎熱的七月天空。

斯莫連赤可夫給了他一點水喝。

——哦，小弟弟，我快死了。你若有能力，就去復仇吧…用你的心血，用子彈，刺刀，炸彈去復仇吧。他們毀滅你的青春，去復仇吧！

他在斯莫連赤可夫的胳膊上斷了氣。他的話像火一般長久地燒着斯莫連赤可夫的心靈，他的聲音如響鈴一樣震動着斯莫連赤可夫的耳鼓。

晚上，斯莫連赤可夫見了政治委員說道：

——當大師傅老年人也可以，我應該去打仗。請你準許我拿着槍到前線上去…

政治委員費了很久的工夫向斯莫連赤可夫證明說，大師傅也是戰士，但是任何理由都無濟於事。斯莫連赤可夫終于達到了目的。

一個悶熱而明朗的夜間，他第一次出發到敵人後方去。他非常小心的前進，有時候幾乎不敢呼吸。他最害怕的是出錯，不能執行任務。他奉命去偵察敵人的火力點位置。他查明了一切需要的事情，但在歸途中，却忍不住氣了，遂拿起手榴彈就向敵人的機關槍巢擲去。他只覺一種從來未有的快樂充滿了他的心靈。這種快樂是由於他炸死了法西斯蒂所引起的，他歡喜得幾乎要喊出來，但是驚惶的法西斯蒂亂放起槍來了。斯莫連赤可夫臥下，不敢稍動。他不敢呼吸等着敵人這一陣瘋狂射擊過去。大約過了十幾分鐘，槍聲停止了。斯莫連赤可夫趁着黑夜，平安回到長官的地窖裏了。

正是德國進攻的嚴重時日，法西斯蒂踐踏我國的領土，焚燒鄉村和城市，屠殺和平居民。有一次斯莫連赤可夫到普希金城去偵察，他看見在門口絞死了五個青年。德寇絞死他們的原因，是因為在他們胸前搜出了銀灰色的少共證書。各街上都有殘缺不全的婦女和兒童的屍首。

斯莫連赤可夫所服務的部隊在這些時日內，擋住了敵人衆多之逼攻，而司令部又決定轉守爲攻。在開始進

攻之前，指揮官首先就要查明敵人的力量及其武裝。於是就決定派斯莫連赤可夫去作偵察。斯莫連赤可夫此時剛剛看完家信。父親在信中敘述了德寇在別洛露西亞的野獸行爲，敘述了轟炸莫吉列沃城的慘狀，並寫道，他一斯莫連赤可夫、阿爾特莫日內就要去加入游擊隊。此時斯莫連赤可夫又爲他父親擔憂，又仇恨敵人，心中非常苦惱，他奉令之後，馬上就準備出發。

斯莫連赤可夫化裝爲牧童，拿着一個麵包和一條長鞭子就逕直穿過了戰線。他自己跑到法西斯蒂那裏淚汪汪的說道，似乎集體農民把所有牛羊都趕走了，因爲他沒有跟他們去，就被打得一個半死不活。法西斯蒂奪去了偵察員的麵包，並叫他到波爾什維克那裏去走一趟，偵察他們的情形。斯莫連赤可夫滿口應承了。但他要求在通過戰線之前，回到鄰村的家中去看看。也就放他去了。斯莫連赤可夫經過了敵軍的整個防線。他查明了在什麼地方佈置有砲兵和迫擊砲手，在什麼地方埋伏着自動槍手和機關槍手。他很好記住了坦克和摩托車底出發陣地。

夜間他轉回了本隊，並協同全體戰士前去衝鋒。因爲確切知道敵情，所以逼攻就非常激烈勇猛。法西斯蒂遇到這次意外的逼攻，拋棄了許多武器和幾百死傷人員，慌忙竄入森林中去了。斯莫連赤可夫是先攻入鎮內

的一個。他想打死那個奪去他麵包的軍官，但是這個匪徒早已逃走了。

黎明時分，戰鬥停止了，斯莫連赤可夫躺下休息，但不能入睡。他想起了家鄉，想起了父親，想起了老牧人，輾轉不安。他覺得，自己的見識一天一天增長，爲人一天一天莊嚴了。對於建築學校的幻想，對於國際大街建築銀灰色樓房的自尊心——所有這一切都早已置之高閣，現在這似乎已成細節而不要緊的事情了。他很可惜，他已經改變了，就是想來挽留住這種幼年兒童時代的幻想，但顯然這已是不可能了。他對於個人的命運業已漠不關心了。「打完了仗再說吧」——他這樣安慰着自己。

光陰一天一天的渡過了。斯莫連赤可夫渴望着從別洛露西亞來的消息，可是，以後再沒有接到一點消息。法西斯蒂的鉄蹄踐踏了他生長成人的故鄉，侮辱了他起居，幻想，勞作的家園。

四

烏雲濛濛掩蔽着天空。霪雨霏霏濕透了道路。一陣陣的冷風吹得樹林亂響。夜間降了一陣濕漉漉的細雪，但到早晨又溶化了。在雲霧靄靄的天空中很少發現飛機，

但是不斷的吼叫聲總不止息。敵人已逼到列寧格拉城下了。重砲彈紛紛落到城中的街衢上。

深秋後的一天，斯莫連亦可夫從司令部轉回自己的地窖。他看見國際大街上他所建築的那座樓房已變成廢墟了。他繼續前行，由他身旁抬過去一個受傷的老人，有一個約十六歲的姑娘在後邊一步一停地慢慢跟着走。他們是堅毅勇敢的彼得堡人，在被圍困的危急關頭，也未停止過工作。敵人的彈片把他們炸傷了。

斯莫連亦可夫來到了地窖裏，坐在鋪上，思索了一會。他想了一個計謀。但他素來是不愛將自己還未思考周到的主意告訴別人的。同志們也都知道，在這樣的時候，是不便同他談話的。

清早，他去見政治委員，說道：

——政治委員同志，請准許我去獵擊敵人吧。我打槍並不壞，耐性也不小。我決不空放一粒子彈。

政治委員並沒有馬上同意。他雖知道，斯莫連亦可夫還在八月間就已學過超等射手槍，知道他打槍的準頭和銳利的眼光。但是一個超等射手除了這些長處以外，還應有堅忍耐苦的精神。政治委員對斯莫連亦可夫的這些品質還不確信。斯莫連亦可夫還太年輕。但是政治委員緘默了半天，終於說道：

——斯莫連亦可夫，你要知道超等射手的事情是非

常細緻的。你是我們部隊中去獵擊敵人的第一個人，要好好看清楚。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堅強的忍耐性……總之，去試試吧。

斯莫連赤可夫仔細準備了第一次獵擊敵人的工作。他預先選好了地點，把槍檢查了幾次，在日出之前，就協同一位紅軍戰士壽石金出發到火線上去了。愁人的秋雨霏霏的下着。狂風拚命的吹着，吹得雨絲亂旋，紛紛的雨點打在臉上和手上凜冽透骨。斯莫連赤可夫臥着等了一整天，但沒看見一個德寇探頭。真倒霉，初次出馬就不得手。大概同志們是會譏笑，政治委員再也不會讓他來獵擊敵人了。他悶悶不樂的回去了。

但是一切事情都和他所設想的相反。無論是同志們，無論是政治委員都沒有責備他這次的失利。政治委員甚至笑嘻嘻的對他說道：

——你不要敗興，萬事開頭難。

斯莫連赤可夫心神不安的睡了幾點鐘以後，就叫起了他的同伴，又到火線上去了。天剛放亮，斯莫連赤可夫就看見一隊法西斯兵士從掩蔽部內出來往塹壕裏走去。壽石金喜歡得幾乎叫出聲來。斯莫連赤可夫擺擺手不叫他喊。超等射手和德國兵士間相離不到二百五十米遠。斯莫連赤可夫瞄準了，鎮靜地把槍機一扳。砰的一

聲，震破了早晨的沉靜。槍聲一響，只聽有人短促的喊了一聲，只見一個德寇兩手一伸，直挺挺的倒在地下。別的兵士就一哄而散了。

——有了一頭！——斯莫連赤可夫抖一抖肩膀說道。
——葬送了一個！——壽石金這樣答道。

這是開張大吉。還有整整的一天，滿可以打死很多的法西斯蒂。主要的是不要放空槍以免暴露自己，一開槍就要打中。這就是斯莫連赤可夫從他當超等射手的第一分鐘起所遵循的規則。

又等了不久。又有一小隊德寇出現了。灰色的短軍衣在掩蔽部後面閃耀了一下，他們彎着身子向那一個被打死的兵士跟前走去。又聽見一聲槍響，只見走在前邊的一個軍士，甚至沒有做聲，就倒在濕地上，嘴啃着泥土。另外一個兵士急忙向他奔去，但他剛走了三四步，就像是一個大錘頭把他打倒了一樣，也躺下不動了。

——開頭就打死了三個，這並不算壞吧！——斯莫連赤可夫很鄭重的說道。

兩個獵人等到天黑才轉回去了。

他們勝利的消息霎時就傳遍了各個地窖。這天晚上，在全部隊中都談論斯莫連赤可夫底勝利。他這個模範竟引起大家都來倣倣。已有幾個戰士竟圍繞着政治委